

水牛背上的鷺鷥

兒童文學
小說類第三名
徐仁貴



徐仁貴：台東縣成功鎮一株愚誠的小草，現年二十五歲。畢業於三民國小、新港國中、台東師專六七級語文組，結業於省立台北師專師訓班十七期。曾任長濱國小教師、台東師專兒童文學社、心理學社社長。現任長濱國小啟智班教師、「文復會文研兒童文學工作者聯誼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兒童書法教育學會」會員。雖明知自己筆拙才低，却仍一心熱愛教育、喜好文學，但求此生能將心力紮根在教育的土地上，結果於文學的天空中，即覺充實。



小明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像毛虫一樣，爬到沙發的高背上。

「爸爸——媽媽——。」

爸爸、媽媽好忙，沒注意到小明。飯才吃完，他們就扛著鋤頭，準備上山挖地瓜去。」

小明趕緊從沙發上滾下來，站在門口揮手：「爸爸、媽媽、再見！」

跨過一條小溪，轉過一片竹林，爸爸、媽媽的影子就不見了，家裏只剩小明一個人。

「唉！又是寂寞一天的開始。」小明心裏想。

秋天已到，樹葉都顯出乾冷的黃色，加上昨晚吹了一整夜的風，懶散些的樹葉，都躺到了地上來。整個庭院看去，顯得十分零亂。小明無聊極了，急著找事做，便拿起掃把，輕輕地掃著。

「咻啦！咻啦！」是什麼聲音？小明好奇的抬起頭。原來是一羣白色的鷺鷥，從蔚藍的天上橫飛過。

「小明！」好細的聲音。

「誰叫我？」小明東張西望，看不到一個人。

「我在牛的背上。」

「牛的背上？」庭院旁的草地上有一頭牛，正在吃草。誰會在牛的背上？牛的背上根本沒有人，只有一隻羽毛白得發亮的鸞鷲站在那兒。

「就是我，小明。我叫白鸞鷲。」

「安安？」小明很好奇，舉手指著即將消失在天邊的鸞鷲羣：「你怎麼不跟他們一道去？想溜走嗎？」

安安搖搖頭：「我看你很寂寞，想帶你去我們鸞鷲村玩玩。」

「真的？」小明好高興：「那我們快走吧！」

「等一下，我還沒吃早飯呢？」安安拍拍肚子說。

「還沒有吃早飯？到我家吃吧！」

安安搖搖頭：「不用了，我在牛背上吃就好了。」

「在牛背上吃？你又沒帶飯包，吃什麼？」

「你看著好了。」安安不再說話，只靜靜的站在牛背上，身子顯得好好小小。

水牛慢慢地，一邊走一邊啃草，好像不知道有隻鸞鷲停在自己背上似的。

水牛的身子笨、走路慢，吃起草來倒是非常靈活，只見他鼻子一頂、舌頭一伸，草便歪著被嚼進嘴裏。至於停靠在草葉上的小蟲子，則被嚇得到處飛亂撞。到底都是些什麼蟲子呢？小明還沒來得及看清楚，安安就像餓壞了的噴射機似的，一口一啄的把小蟲子吞進肚子裏去。

水牛邊走、邊踩、邊嚼，一路上驚起一羣羣的小蟲子，讓安安吃個飽、吃個够。

「這真是最省事的覓食方法。」小明終於領悟安安站在牛背上吃早飯的道理了。

安安吃飽後，伸著長嘴在草地上擦一擦，順便整理雪一般白的西裝，顯得格外有精神。

「小明！你準備好了沒？」

「準備什麼？」

「我又不知道是要坐車去還是走路去！怎麼準備！」

「不走路，也不坐車，我們飛著去。」

「飛著去？我又沒翅膀，怎麼飛？」小明好傷心。

「準備到我們鸞鷲村去啊！」

安安好得意：「別怕，看我的。」說著就把小明丟到水裏去，先揉一揉、捏一捏，再抓起來吹吹風、曬曬太陽，小明突然像洩了氣的氣球，慢慢縮水了。縮啊縮，整個身子變得像乒乓球般大小。

小明坐在安安的背上，像騎一匹白色的飛馬，在天上飛啊飛。安安飛得好高，頭幾乎都碰到了軟棉棉的雲層。

這麼高，會不會跌下去呢？小明好害怕。因為安安飛得好慢、很穩，小明就安心多了。他開始從安安的背上，低頭往下看。哇！房子好小，樹也好小，人尤其更小了，一個個像站著的螞蟻一樣，連手脚幾乎都分辨不出來。

半山腰，有兩個人拿著鋤頭，彎著身子在工作，雖然看不清楚他們的臉，他却知道他們是誰。

「爸爸，媽媽，再見！我要旅行去了。」小明揮揮手說。

越過一座山又一座山，一條河又一條河，他們來到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邊，降落了下來。這地方好陌生，小明從來沒有來過

。「來！小明！我幫你介紹，這就是寶島最大的鸞鷲村，也就是你們人類所說的桃園縣楊梅鎮，這裏的人類很友善，待我們很好，這裏簡直就像樂園一樣，天空是我們的高速公路，竹林是我們的高樓大廈，尤其那綠油油的稻田，更是供我們隨意吃喝的餐廳。」

「哇！好幸福啊！」小明羨慕極了，再抬頭仔細望望，才看清楚綠油油的稻田和竹林裏，這裏一片，那裏一片，都是白花花的鸞鷲。

安安回到了自己的村莊，頭抬得越發的筆直和高：「走！跟我參觀去。」

小明還是騎在安安的背上，像騎一頭白色的長頸駱駝。他們第一個碰見的，是隻叫強強的鸞鷲，強強還很年輕，却已戴上了近視眼鏡。這也難怪，因為強強以前還是安安班上最愛情書的書呆子，以為鸞鷲不戴眼鏡，就不像有學問的樣子。如果他早知道戴眼鏡是這般的辛苦和可笑，他就不敢要戴了，但現在已經太遲，如果他不把眼鏡戴上，天空的高速公路上又要有撞車發生了。

「嗨！強強！好久不見了，還在博士班裏唸書嗎？」

「不！我早就從飛行博士班畢業了，我只是到你們村裏，幫我的小寶寶買降落傘，我怕他們在飛往南方的路上，會累得掉下來。」

「怎麼，你結婚了，還有了小寶寶嗎？總共生了幾個？」安安好驚訝。

強強伸出兩根手指頭，有點兒臉紅，他一定是第一次當爸爸。

「喔！真不簡單，鸞鸞也知道兩個孩子恰恰好的道理哩！」小明心理想。

越過幾塊稻田，他們碰到了一羣活潑的小鸞鸞，正喧嚷不休的在爛泥巴裏玩捉迷藏。

「安叔叔好，安叔叔好，……。」小鸞鸞們個個都很有禮貌，遊戲裏不忘記打招呼，打完招呼，又繼續玩下去。雖然田裏的水和泥土很髒，小鸞鸞們的腳却永遠是那麽乾淨，衣服也永遠是那麽潔白。

在竹林裏，一根根竹子，就是一棟棟樓房，那是鸞鸞們最通風，最涼快的家，走在密密的竹林裏，就好像走在熱鬧的臺北市一樣。

「唏，唏……。」

「咦！這麼大晴天竟然下起雨來？」

小明和安安抬頭一看，原來竹枝上有一隻老鸞鸞，正流著眼淚在看一本書。看書怎麼還流眼淚呢？安安和小明都覺得很奇怪。

「老伯伯，您在哭什麼？有傷心事嗎？」

老鸞鸞搖搖頭：「沒有，我只是在看一本有關鸞鸞歷史的書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流眼淚呢？」

老鸞鸞拿起手帕擦去眼淚，嘆了一口氣：「唉！你們都不知道，現在的鸞鸞實在太幸福了。古時候，歐洲的女人都喜歡戴帽子，帽子上如果不插根鸞鸞的大羽毛，她們就覺得難看，一時之間鸞鸞毛身價百倍，所以獵人就到處捕捉他們，要不是對鸞鸞夫婦躲到山裏傳宗接代，鸞鸞們恐怕早就絕種了。」

竹子是鸞鸞們的樓房，一層樓接著一層，接到竹梢去，上面築了好多巢，安安指著其中一個說：「那就是我家。」

小明不免懷疑：「好幾十個巢擠在一塊兒，大小、模樣看起來都相同，既沒門牌，又沒編號，你們怎麼辨認自己的家。」安安笑笑說：「這是鸞鷲村的最大祕密，我當然知道。」

中午，安安在桌上擺了一塊麵包，一盆魚缸，請小明吃飯。小明餓極了，狼吞虎嚥的把麵包吃了一半，然後把另一半遞給安安吃，安安搖搖頭：「麵包都是你的。」

「麵包都是我的，那麼你要吃什麼？」小明很好奇。

安安指著金魚缸說：「我午餐都吃魚。」才說著，就伸出他的長嘴巴，嚥下一條魚，鸞鷲的頸子既細又長，所以魚被吞下去的時候，還可以看到魚在鸞鷲頸子裏翻轉擺動的樣子。

吃飽飯後，安安很快地把小明送回家去，舉起翅膀就想飛走。

小明猛揮手，大聲嚷著：「安安，明天再帶我去玩吧！」

「明天不能玩了。」

「爲什麼明天不能玩？」

「因爲秋天已經來到。」

「秋天來到就不能再玩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只因爲秋天到了，鸞鷲們都必須到南方過冬，所以不能再陪你玩了，小明，明年見吧！」

「明年見！安安——。」小明的手揮啊揮，揮啊揮的，一忽兒的時間，安安就像一架白色的飛機，消失在蔚藍的天空裏。